

十三月的旅行

斑斑 著



山西出版传媒集团
北岳文艺出版社
BEIYUE LITERATURE & ART PUBLISHING HOUSE

十三月的旅行

斑斑 著



山西出版传媒集团
北岳文艺出版社
BEIYUE LITERATURE & 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十三月的旅行 / 斑斑著. — 太原: 北岳文艺出版社, 2017. 4

ISBN 978-7-5378-4999-9

I. ①十… II. ①斑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324997 号

书名: 十三月的旅行

著者: 斑 斑

策 划: 商爱欣

封面设计: 琦 琦

内文设计: 宗彦辉

责任编辑: 高海霞

印装监制: 巩 璠

出版发行: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·北岳文艺出版社

地址: 山西省太原市并州南路 57 号 邮编: 030012

电话: 0351-5628696 (发行部) 0351-5628688 (总编室)

0351-5628692 (编辑室) 传真: 0351-5628680

网址: <http://www.bywy.com> E-mail: bywycbs@163.com

经销商: 新华书店

印刷装订: 三河市天润建兴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: 660 毫米×960 毫米 1/16

字数: 174 千字 印张: 16.25

版次: 2017 年 4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17 年 4 月河北第 1 次印刷

书号: ISBN 978-7-5378-4999-9

定价: 39.80 元



目 录

第一章	1
第二章	28
第三章	54
第四章	80
第五章	107
第六章	132
第七章	158
第八章	183
第九章	207
第十章	234

第一章

“年龄和名字？”跟随着推床一并向前走的医生用镇定的口气询问。

躺在推床上的男生一脸痛苦地回答：“虞寥，16岁。”

“哪两个字？”医生从白大褂的口袋中拿出笔，低下头打算记录。

“可恶！”男生有些恼怒，“给我先治病，都快疼死了！”

医生微微抬头瞥了一眼男生，重复道：“哪两个字？”

“虞美人的虞，寂寥的寥。”男生怒瞪了医生一眼，没好气地回答。

为什么会来到这个莫名其妙的地方？偏僻的小镇、陌生的同学，生活的列车像是一不小心走错了岔道，驶向了一条未知之路。

虞寥忍着从腿部传来的剧痛，打量着医院。过道的墙壁泛着灰色，经过诊室时可以看到诊室的门把手已经锈迹斑斑。自己竟然身处这样的老旧医院，实在有些不可思议。更加不可思议的是，自己竟然在转学的第一天被毒蛇咬了！

“好了，已经给你注射了抗蛇毒血清，留院观察一晚若是没事就可以了。还有，你母亲已经在赶来的路上，一会儿就到。”医生在病床前说完后转身离开了病房。

虞寥闭上眼睛，空气中有初春青草的香气。

“从今天开始，虞寥将成为我们班级的一分子。单月是我们班的班长，你暂时和她同桌，有疑问的地方可以问她。”班主任蒋老师话语落下后，一个长发的女生从座位上站起，对着虞寥微笑了一下。

虞寥在她身边坐下，用眼角的余光偷偷打量着身边那个叫作单月的女生。女生脸上有一种淡淡的恬静，阳光从窗户射入，落在她的侧脸上，把脸庞塑造得立体感十足。上身的校服样式老土，然而下身一条极简风格的牛仔裤则完全扭转了整个人的形象。

窗外有鸟的鸣啾。

有什么东西在身体的深处扎下了根。

“似乎这个风鸣镇也没有预想的无聊嘛。”虞寥暗自想道。

然而这样的心情没能持续多久，下课后便是午休。虞寥按照班主任的吩咐去教务处领自己的课本，一边走一边回想着单月的

容貌。路还没走到一半，一条刚刚结束冬眠饥不择食的毒蛇从草丛中蹿出来，在他的小腿处狠咬了一口。接下来的事情变得异常混乱，学生团团将他围住，所有人都叽叽喳喳议论不休。赶来的老师用布条在伤口的上方打了一个很紧的结，一个穿西装的男子驾车把他送往医院。

睁开眼睛，病房中寂静无声，点滴以一种从容不迫的速度被缓缓推入体内，小腿处依旧传来阵阵痛楚，不过比之前已经好了许多。

脚步声渐渐接近，到达病房门口后戛然而止。虞寥心想应该是赶来的母亲，然而病房门被推开后，站在门外的却是单月。

单月走入病房，把身后的书包放在门内侧的一张椅子上，随后走到虞寥床边：“感觉好些了吗？”

小腿的痛楚顿时消失得一干二净。

虞寥看着单月明亮的如同秋水一般的眼睛，心中有什么东西开始荡漾：“好多了，医生说只需要在这里待一晚。”

“那就好。”单月莞尔一笑。

“是班主任叫你来探望的？”

“蒋老师？”单月微微侧了下脑袋，“对呀，谁叫我是班长呢。好啦，班长的探望到此结束，我先走了哦。早点回来上课，刚转学就请病假，也真有你的。”

虞寥苦着脸说：“喂喂，你当我想被蛇咬？”

“对了，这是我家的电话号码，若有事的话就打电话给

我。”说着，单月从口袋中掏出一张对折了三次的纸条，递给虞寥。

单月走后，虞寥打开纸条，一串娟秀的数字映入眼帘。无所事事，于是他重复地默念着号码，确保自己百分之百记住它们。

病房门又一次被打开，虞寥母亲急切的脸出现在了后面。

“怎么样？怎么样？”母亲快步走到窗前，用手摸着虞寥的额头。

虞寥用没打点滴的左手把母亲的手从额头上挪开：“没有发烧。”

“怎么会被蛇咬了呢？”母亲见到虞寥并无大碍，舒了一口气。

怎么会被蛇咬了呢？虞寥也百思不得其解。蛇这种动物从前只有在餐厅和动物园的爬行馆中才看到过。“大概这就是风鸣镇的特色吧。”

母亲像是反应过来似的拍了下自己的脑门，自言自语道：“对哦，已经在风鸣镇了……”

母子二人没能聊上多久，就传来敲门声。母亲走到病房门前把门打开，站在门外的是班主任蒋老师。母亲走出病房，把门虚掩，站在走廊上和蒋老师聊天。

蒋老师？蒋老师不是已经叫单月前来探望过了吗？为什么自己还要亲自再来一趟呢？难道单月并不是因为蒋老师的吩咐而来的？莫非她是自发地关心我？

“喂喂，这才是转学的第一天，别胡思乱想了。说不定单月只是出于身份的考虑，是对转学新生的任务性探望。”

虞寥把视线转向窗外，已经是太阳落山的时间了，空气中弥漫着夕阳的余晖。他察觉到自己对那个名叫单月的班长产生了微微的好感。

这样东想西想的时间里，母亲和蒋老师一同走进了病房。蒋老师简单地问候了几句，从语气中可以察觉出他并不是很热情的人。

次日的中午母亲办理了出院手续，并在家中给虞寥做了可口的饭菜。

已经好些日子没吃到如此丰盛的饭菜了，虞寥望着满桌子的菜，不停地咽着口水。

“妈妈，我已经没事了，你回去吧。”虞寥等母亲在椅子上坐下后开口道。

母亲温柔地摇了摇头：“没关系，公司的事情可以等。”

虞寥则固执地摇了摇头：“已经完全没事了，吃完饭妈妈就回去吧。说好了的，我可以应付一个人的生活。”

“真的没问题？”母亲露出不相信的神情。

虞寥挺了挺胸，微微上扬嘴角：“Trust me.”

吃罢午饭，时针已经指到了三点，窗外开始飘起绵绵春雨。母亲走到床边摸了摸虞寥的右侧脸颊：“那妈妈走了，记得给我电话。”

虞寥眨了眨眼睛。

家门砰的一声被关上了，不久传来汽车发动的声音。虞寥脸上的微笑顿时消失得无影无踪，他从卧室的窗口望着窗外已经长出嫩叶的悬铃木，心中溢出一股苦苦的滋味。春日的下午静静流淌，虞寥躺在床上听着淅淅沥沥的雨声。

五点多的时候传来门铃的声音，虞寥下床从猫眼中向外张望。一个从未见过的女生站在门外。

“嗨，虞寥。”打开门后女生主动打招呼道。

“你是？”

女生用一种活泼的口气自我介绍：“我叫林璎，是你的同班同学啦。”

虞寥有些搞不清楚状况，不过总不能两人就在门口这样站着吧，于是他把林璎请入屋内。林璎走进屋后开始四处打量，一边还发出赞叹声。虞寥则打量着她，运动衫加上运动裤，左手手腕带着樱色的手环，绑在脑后的马尾辫上有一缕头发挑染成了暗红色。一张精致的脸上架着一副黑框的眼镜，整个人给人一种活力无限的感觉。

“茶还是咖啡？”虞寥问。

林璎站在原地啜嚅了会儿：“咖啡好了。”

冲好咖啡，两人在客厅的饭桌前坐下。

窗外的雨似乎停了，天空渐渐被暮色侵蚀。

林璎一边喝咖啡一边毫不掩饰地打量虞寥，少顷后开口说：

“你这家伙还算讨人喜欢。”

虞寥听了这样的评论有种被噎到的感觉，一时不知怎么接上话茬。

林瓔似乎对这样的反应十分满意，眼神中露出一丝狡黠：“害羞什么，实话实说罢了。原本是蒋老师安排单月来看你的，大概是为了让你这个新来风鸣镇的倒霉蛋感受到所谓的班级温暖吧。”说到这里，她自顾自地咯咯笑了起来。

看样子昨日单月来病房探望真是蒋老师的意思。明确了这点，虞寥在心底暗暗嘲笑了自己一番。

“那怎么换成你来了呢？”

“我住得离你家比较近嘛，再加上这样的下雨天放学后实在无处可去。”

虞寥点了点头：“病已经差不多好了，明天我就去学校。”

林瓔脸上露出不解的神情：“你莫不是个笨蛋？”

“啊？”

“有机会翘课还不好好把握，莫非你是传说中的那种书呆子？”

“怎么可能！”虞寥忙否认。

林瓔喝了一口咖啡：“我不相信，那你告诉我，你有女朋友吗？”

虞寥摇摇头，脑海中浮现出了单月的面容。

“你看吧，果然是书呆子一个。”

“喂喂。”虞寥不满地用手指敲了敲桌面。

“好啦，好啦，不逗你玩了，若有女友的话，也不会转到风鸣镇来了。”林瓔觉得对于一个病人来说，玩笑开到这个程度火候刚好。

“对了，有件事不得不告诉你，我有点讨厌你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虞寥不解。

“我和单月可是最最要好的朋友，我们从初中开始就是同桌了。”

虞寥恍然大悟：“哈哈！原来如此！我回学校就和蒋老师去说，把你换回来。”

“算了，算了，”林瓔摇了摇手，“不过你不准欺负单月，明白没有？要是让我知道你欺负她，我能把你的狗腿打断！”

虞寥用无奈的眼神望了望自己的腿，昨天刚被毒蛇咬过，今天又被叫作狗腿：“喂，我干吗欺负她。对了，单月是怎样一个人？”

此话一出口，身体中陡然蹿出一股热流，从丹田直上脑门。

“哦？你对单月有兴趣？难道昨天她特地去了趟医院你就喜欢上了她？”林瓔歪着脑袋，脸上一副饶有兴致的表情。

特地去了趟医院？那也就是说是她自来来看我的喽？

虞寥喝了一口咖啡，解释说：“不不，只是了解下罢了，怕到时候无心欺负到她。我多少得考虑下自己的腿。”说到“欺负”两字时，他特意加重了口气。

林璎脸上依旧布满了怀疑，但还是开口道：“单月是一个十分善良的人，总是把别人放在第一位。不过她很少向人敞开心扉，原因嘛，你不必知道。明白？”

“大概明白。”虞寥模棱两可地回答。

喝罢咖啡，林璎从位置上站起，开始在屋里东张西望起来：“你不会一个人住吧？”

虞寥把喝空了的咖啡杯拿到厨房：“妈妈偶尔会回来。”

“那一切都自己打理喽？”

“是。”

“厉害，厉害！”虽说林璎出声夸奖，但语气中更多的是羡慕。

时钟指向了六点，光线已经被暮色打得节节败退，虞寥打开了客厅的吊灯。

“想吃晚饭吗？”虞寥问道。

“你做？”林璎转身看着他。

虞寥有点不好意思地点了点头。

“不行，不行，我不是特意来蹭吃蹭喝的。六点多了，我也该回家了。”说着，她走到门口开始穿鞋。走到门外后一个急转身，盯着虞寥的眼睛，沉默了大概五秒后说：“不准喜欢上单月，听见没有，不然……”

“打断我的腿？”

“不，是狗腿！”

因为被毒蛇咬过的小腿还没有完全恢复，体育课的时候虞寥只好站在一旁看着班上的男生打篮球。露天的篮球场因为前一日的小雨而湿漉漉的，汗水的气味沁入泥土之中，被小草贪婪地吸收着。

看了一会儿后虞寥离开篮球场，随意沿着操场闲逛。

操场不大，相比虞寥曾经就读的高中，连一半都不到。走到器材室边上时，听到了里面传来一个似曾耳闻的声音。他侧身贴在墙上，微微把头探向玻璃窗。

器材室中站着一男一女，男的叫不出名字，不过是同一班上的，女的是林璎。

“你得让我说多少次才死心？”林璎的声音中透着一股不耐烦。

没有回答，沉默如织。

大约十五秒后，林璎转身走向器材室的门口。

“等等，”男生出声道，“告诉我原因。”

林璎停下了脚步，转过身：“喜欢需要原因吗？”

“不需要。”男生回答。

“那不喜欢也不需要原因吧。”

沉默，又是百分之百的沉默。

林璎叹了口气，重新转身向门口走去。

“等等，”男生又出声，“可我喜欢你。”

“知道了，关于这一点你已经跟我说过不下二十遍了，”林璎

再次停下脚步，不过没有转身，“为什么我已经知道的事情你要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呢？”

“但是……”

林璎打断男生：“这样吧，给你一个理由。你连篮球都不会打，叫我如何喜欢上你。”

“过分，”男生微微抬高了声音，“你明知道我天生没有什么运动细胞。”

“OK，理由二，我不喜欢没有运动细胞的男生。”

“可是……”

“哪来这么多可是，谈话结束。”说着，林璎打开器材室的门。

虞寥忙把身子躲到墙的另一面，失落的脚步声渐渐由近及远消失了，看样子是那个男生走了。

风轻轻拂过，仿佛是特意为了抚慰那个男生。

“出来！虞寥！”一个声音如惊雷般响起，把虞寥吓了一跳。

虞寥知道自己已被发现，只好乖乖走了出来。刚走到器材室门口的时候，一个排球从门内飞出，笔直地朝他脸上打来，还好他反应及时，一把将排球挡下。

“喂，你这是谋杀！”虞寥一面捡起排球，一面摆出一张不悦的脸。

“下次还偷不偷听？”林璎从器材室走出，手上拿着一根标枪。

“别，别，”虞寥忙摆手，脸上的不悦瞬间转为讨饶，“我也不是有意的，刚好路过来着。”

林瓔笑了一下，仿佛一朵毒罂粟：“听到的内容若敢和别人提起，小心……”

“打断我的腿。”虞寥无奈地接上下半句。

林瓔皱了下眉头，抬起了标枪，一步步朝他走去：“我没听清楚，再说一遍。”

虞寥在心底暗骂了一声：“得，打断我的狗腿，行了吧。”

林瓔得逞，邪恶地笑了起来。

真是可恶的家伙！虞寥走进器材室，把排球放到球架上后，说道：“对了，刚才向你表白的那个男生叫什么来着？”

“叶茗。”

“好名字嘛。”

“确实。”她想了想后说。

“真的说了不下二十遍？”

林瓔把标枪放好，用手指有节奏地点着下巴：“应该不下二十遍了，烦都能把人烦死。”

“看样子对你一往情深嘛，这样的人也不容易碰到哦。”

“既然你喜欢就介绍给你好了。”她再次露出邪恶的笑容。

虞寥翻了个白眼：“你就因为他不擅长体育而把他拒之千里？”

“怎么？理由不够充分吗？”

“你这样可是相当伤他的心呀!”

“没想到你还愿意打抱不平嘛!”

林璎走到虞寥面前，把脸凑到离他仅十厘米的地方，压低声音一本正经地问：“难道他希望我虚情假意地答应吗？你这家伙根本就不明白什么是真正的喜欢。”

虞寥闻到了她身上有淡淡的香水味道。

放学的时候天又开始飘雨，虞寥撑开伞走出校门。雨丝落在伞面上，发出类似蚕宝宝啃食桑叶的声音。随着暮色渐渐四合，街上起了雾。人们走在氤氲的雾中，仿佛是在走向另一个未知的国度。时间在雾气中缓缓流淌，不动声色地雕刻着每一个人的生命。

“虞寥，等等。”身后传来一个男生的叫声。

虞寥转过头去，一个人从远处小跑而来。待跑到三米左右时，他认出了来者，是叶茗。他跑到面前后把雨伞丢在地上，双手撑着膝盖呼哧呼哧地喘气。

虞寥仔细打量着叶茗。他身体瘦削，一种能让人感觉到怜悯的瘦削。看样子他确实不擅长运动。不过抛开这点的话，他倒也算得上俊朗。虽说看起来书生气过足了些，但双眉之间能让人感觉到一股暗暗的执着。

叶茗特地跟我打招呼，还气喘吁吁地跑来，想必他是听见了自己和林璎的谈话，虞寥暗自揣测。

“你好，我叫叶茗。”他还没完全平复呼吸就自我介绍道，说